

新媒介和后现代可能

邱戈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由于媒介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 给诸如电视、电影等传统媒介带来了新的社会化特点, 同时导致像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主导特质是: 图像的优势地位; 巨量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动; 广泛的互动性。而上述特质对生活的平面化与历史意识的丧失、小叙事的流行、消费文化的出现和新主体的产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而种种新的文化症候为我们想像未来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关键词: 新媒介; 后现代文化; 虚拟社会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6)03-0366-05

由于技术的发展, 因特网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出现了, 电视、电影等媒介也因新技术的支持而获得了一些以前所没有的传播特点和趋势,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新型媒介。而其特质对一种被命名为后现代的文化有着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一、新媒介新特点

1. 图像统治

影视、广告图片、图片报道等等, 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由于图像本身的直观性使得图像更容易被人接受和认同, 它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性。可以说图像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导性、独立性和活跃的生命力, 这正是当代媒介借助新技术而获得的一种新特性。

首先, 图像入侵了文字的地盘。比如我们所看到的大量广告文本, 图像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而广告下的一小行文字只是提供一点习惯上的说明。更厉害的是图像影响力的惯性足以把文字本身变成图像, 如麦当劳的大“M”字母已然变成了一个图标。

其次, 图像以其不确定性、暧昧性、多义性以及借助于技术所获得的主导地位使语言叙述的意义脱域。比如在一个西装的广告中, 着某一品牌西装的著名演员形象就以某种图像的暗示力把地位、财富、性能力等语义从其固定或惯常的语境中剥离出来, 然后缝合在西装广告这个图像(形象)主导的图境之

中了。

图像还质疑与它处于同一语境的语言叙述存在的合法性和自然性。比如在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 当摄影机对准那些非职业演员时, 在演员不自在的肢体动作、神态中暗示着摄影机的存在事实; 暗示着此时演员的表演和言说是导演总的语言叙述的一部分; 暗示着其语言的非本真性。图像潜在的信息不经意中就颠覆了导演所企望的叙述合法性和纪实性。

最后, 图像通过其主导地位, 通过对原生生活的仿真所建立的权威性, 开始构建自己的“新现实”: 排除指涉对象、文字符号和现实, 构建起自己的能指世界, 诱使观看者认同。

2. 迅速流动的海量信息

有了新技术的支持, 各种媒体提供着惊人的信息量。信息的来源也体现着多渠道、多元、大范围的特征。信息的迅速流动是这种信息状况的第三个特征, 即当前一个信息出现后, 它不再长期停留, 而是很快被大量涌现的新信息所取代。

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 人首先面临的是选择的问题。比如当你搜索一个关键词时, 一下出现上万个网站, 上十万条信息, 让人感到无所适从, 很容易忘记开始时的目的, 选择本身成了问题。

3. 即时互动

媒介新技术的发展为广泛的互动提供了可能。真正在全面意义上实现这种互动的是因特网, 它建

构了一个巨大的全球互动场。人们通过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网上交流,在网上聊天、交友等基础上,一大批人正在形成一种不同于实际生活的交往关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虚拟社群”,这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虽然“虚拟社群”是借助现实范畴的一些材料编码的,但是正像许多热衷于“虚拟社群”(网上生活)的人们述说的:正是身份的流动性对他们具有最大的吸引力。这种“虚拟社群”可能产生脱离现实范畴的力量,指向一个更大的空间的生产——“虚拟现实”,传统所谓和建构的现实本身有可能被悬置和置换。技术在这儿打破了以少对多的交流,打破了媒介和现实互动的界限,在一个更大的领域,以一种更离散的方式展开了更高级的互动。声音与影像正在和文本相结合,产生更强的真实感。

二、新特点新文化

新媒介的意义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其在文化中得以实现的各个方面,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新的文化症候。

1. 表象与生活无间

首先是无处不在的平面感。当影像以一种巨大的颠覆力量开始挑战文字和语言建构的世界时,原来由语言文字所建构的表象和内涵的二元深度模式被解构了。表象和生活的距离感消失了,生活本身成了模仿的对象,被呈现为一种图像的形式。多元、巨量、迅速流动的信息本身也阻止人们深入到信息背后或深处去探究其内在的蕴涵。这种停留在表面和向离散的生活学习的结果必然导致表象以一种破碎的、拼凑的、零散化的方式存在,意义的丧失也就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个人的记忆消失了,而存在于个人记忆中的历史感也消失了,人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些文件、档案、图片。因为有了记忆,这些资料就只能是一些材料,一些可以消费的信息,仅仅为我们巨大的信息流增加一些流量而已,不再负载任何深层意义。

更重要的是当表象世界通过对生活的模仿消解掉语言表述的现实;当它通过模仿离散的生活而获得生活的拟仿形态时,出现了一种趋势:它开始在生活的离散性中汲取自律的力量,可能以自己拟仿的完整性隔离生活,期望进一步取代生活本身。它开

始建立自己的形象世界:“形象意味着过去和未来仅仅为了现时而存在,我现在感知的这一时刻,就是这些对象存在的理由,这些物品的过去和未来,即它们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都在于我对这些并列的颜色的感知;客观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了感知本能而存在。”^{[1](215)} 比如“虚拟现实”体系。形象构成了与实在生活的想象性关系,破坏了适用于实践的本真生活世界。同时,这种形象的建构借助媒介新技术似乎开始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和体系化的能力。这就有可能把真正的生活世界给撇到一边,并在人们的意识中完全取代它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全面改变关于现实、真实的概念内涵。比如“虚拟现实”暗示现实可能是多重的和可呈现为多种形式,现实概念被实时概念所取代。真实同样被怀疑,正因为现实的多重性,使得真实不再可能被指认,真实本身被悬置了。

2. 众语喧哗

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所谓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确切的是指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被赋予了法律的力量,具有给政治运动、社会制度、思想方式等提供权威的功能。与此相对,他提出一种“小叙事”状态^[2]: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的小叙事再次发挥了前现代的语言游戏功能,就像部落神话一样,坚持“语言游戏的异态性质”,强调虚构的作用,而虚构则是未知与不可预料事物的标志^{[3](51)}。简而言之,它使差异具有合法地位。

媒介新特征为利奥塔的“小叙事”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证明。首先,图像破坏了语言的叙事力量,它以一种感观、离散的生活化特质使宏大叙事碎片化,使其总体化的企图失效,从而保证了各种个人的、小范围的叙事获得了合法性。而巨量的、快速流动的信息使得人们无所适从,许多叙事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获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大量的叙事在信息流中涌动,新的叙事在迅速的流动中可能很快挤走前一个叙事,但是它也不可能永远占据主导地位,更新的叙事不断地冒出来,许许多多这样的叙事共同存在,实际上取消了任何宏大叙事主导的可能,呈现出一种“小叙事”群的状况。新媒介的互动特性使得每一个声音都可能产生影响和回应。而互联网以更强大的互动性和图像、声音的似真性进一步促使了这些不具任何总体化姿态的个人和地方性小叙事的产生和广为传布,在网上的人们“每天都能既做自己的

制作人和经纪人,又做自己的剪辑和受众。他们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特异、互动而个体化,在不同的场所按不同的方式讲述给不同的受众。”^{[3](83)} 这些小叙事在网上不断地流传,它一方面巩固着各种“虚拟社群”的存在,另一方面破坏着任何宏大叙事所企望的统治地位。

3. 信息消费主义

大众媒介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形式和消费形式,媒介将世界转化为人们容易消费的一个个部分。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媒介充当最大最强商品推销员的角色,这时的消费还停留在商品的使用价值。随着现代媒介对消费更深的介入,悄悄把对物的消费转化为一种对观念的消费。比如某品牌抽油烟机的电视广告:一个年轻漂亮女人正使用此品牌的抽油烟机,温馨的家居条件,可爱的孩子,然后是女主人的声音:某某抽油烟机,美好生活新开始。抽油烟机=美好生活,物就被转换成美好生活的标志,物的使用意义被抽空了,用一种虚幻的观念取代了它。这是资本的逻辑在文化领域的胜利。在这个时期,媒介还停留在工具的地位。

但是媒介自身的发展注定要获得独立的生命力。媒介新特质延伸了消费的逻辑,把消费转换为对媒介本身、对信息的消费。这可以说是消费的一种“革命性变化”——使消费成为一种主义,一种弥漫开来的文化形式。图像的主导性使人们仅仅停留在一个形象建构的感观世界,在一种对物的想象性消费中取消了实在对象。巨大的信息量、快捷的流动速度、多元的信息来源使人们仅仅停留在信息本身,无暇顾及其内涵。比如,人们一回到家里就习惯性地打开电视,让它的声音充满房间;让它的图像随时占据自己的眼睛。信息的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本身,它以一种源源不断的方式占据着人们的时间和空间。因特网的互动性和“虚拟社群”存在使人们沉迷其中,流连忘返。媒介和信息本身就是消费的对象,消费成了一种仪式性存在。当消费成了精神,物的和精神的分野就失去意义,那么一切以前属于精神范畴的东西都可以消费。历史可以被消费,如戏说式的历史剧;文学艺术也是消费对象;未来也以某种形式被现在消费着;理论本身亦变成了消费品。这种消费并不指向信息或文化内在的意蕴和思想,而是仅仅停留在符号本身。

因此,信息和数字化生存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了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存在事实。我们从利用变成了一种对信息形式的消费和心理依赖,最终可能仅仅停留在媒介和媒介提供的信息本身,而信息的具体内容反而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由此可见,信息方式的变化也在重新改变我们感受和存在的方式,进而言之,信息和媒介重新整合建构了我们自身。

4. 主体性问题

现代主体观念是基于现代性的模式化生产实践把主体建构成具有自律性和(工具)理性的现代人这个基础之上的。乔治·拉雷恩认为“现代哲学的身份观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认为存在着一个自我或内核,像灵魂或本质一样一出生就存在,虽然最终会有不同的发展,但在人的一生中基本保持不变,由此生发出连续感和自我认知。”^[4]

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新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瓦解这种主体观和主体存在方式。在对图像世界靠近中,在对离散性、碎片性、平面化的表象世界的感受中,过去那种整体化、生活在各种固定规则和规范中的主体自我型像开始解体。也就是说,当自我型像的镜子——社会生活本身开始碎化时,主体再难在碎片中找到自己的完整存在。这种“零散感”就像吸毒带来的体验,在那种虚幻的快感中,你无法和现实世界取得任何联系,无法使自我统一起来,身份也消失了。巨量的信息及其快速的流动,也会使主体感到茫然,难以选择,因特网的互动性和“虚拟社群”的出现更加加重了主体的困境。互动就表明主体必须在动态的关系中调整自我的存在和立场,而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在互动中都对主体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对主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虚拟社群”的身份虚拟和游离性在给主体以某种自由感的同时,也使主体产生身份漂移与幻觉。

解构的同时正是建构的开始,主体性丧失的问题被转换成旧主体的解构和新主体的重建。我们可以看到碎片化和“虚拟现实”暗示着多重的现实存在的可能,意味着在不同的现实中主体可能呈现出多重自我的存在,身份的虚拟、互动和游弋可能给主体带来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那种人们熟悉的自律、理性、固定不变的主体模式将被置换成一个多重的、离散的和去中性化的主体,并在信息生活中

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3](60)}。这种主体特性对当前文化和社会组织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挑战,更甚的是,一旦这种主体身份模式真正形成并获得主导地位,那将预示着一个更大社会空间产生的可能性。

三、后现代可能

媒介新特质可以说催生了一些被称为后现代的文化征候。关于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鲍德里亚、利奥塔、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都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比如鲍德里亚提出“内爆”“拟像”“超真实”等概念,利奥塔的“小叙事”概念,都与我们所描述的新文化症候具有很强的相似性。比较容易理解的是詹姆逊提出的几个文化特征:深度模式的削平,历史意识的消失,主体性大丧失和距离感的消逝^{[1](213~240)}。

但是,西方指称的后现代文化是否已经在当代中国出现还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许多现代机构和现代化的实践还继续存在并实际上还主导着社会的空间,后现代作为对一种新兴现象的命名,对西方日常生活的影响需要再做评价。既然它还没有完全主导发达工业社会,在中国,它是否形成或者说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所谓的后现代就是一种可能性。这里的后现代意指现代之后的一种社会状态,不同于现代,本身是流动的,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形态和结构,可以看做是现代向新的社会状态转型阶段。因此这种处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状态无法被框制在某些固定的特征框架之中。

正是从上述意义出发,我们把这种与新媒体密切相关的新文化倾向称为后现代文化症候。它是一种萌芽状态,指向一种后现代可能性,仅仅是未来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虽然如此,新的文化症候还是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影响。

它们可能促使一种更加复杂和情境化的主体在复杂互动中形成的可能,特别是可能预示着一个后现代媒介主宰社会的产生。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它的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1](146)}。他实际上是把媒介当做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或者更进一

步把媒介当做各种利益、权利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追问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权利和力量。

但是,随着对后现代文化和可能的后现代主体的思考,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媒介的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大,大到不仅仅是工具论可以界定得了的,可能超越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等范畴的束缚。由于媒介的效果不好控制,使得权力对媒介的操控目标难以完全实现,媒介的独立性也与其信息方式和内在特质密切相关。媒介本身的力量和整合力意味着它将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权威形式、新的意识形态,而媒介外在的、整体的权威和其内在的自我消解、反权威力量杂糅在一起。

未来媒介这种地位的获得源于其能建构一种新的现实——自我消解于生活并成为生活本身,构建起生活的全部拟态,覆盖在整个生活之上,不是生活,更像生活,真实生活反而被掩藏了。媒介表象可能在进一步自然化和合法化后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虚构现实之中而不自觉。比如现在因特网的“虚拟社群”所预示的“虚拟现实”的可能性,那将是一个完全虚拟的社会,一个形象和想象的存在。美国电影《骇客帝国》所虚构的那个程序和机器控制的世界,以及福柯所描叙的超级全景监狱,也许就是对未来社会绝好的形象化隐喻。这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必须看到未来的媒介是可能具有这种力量的;它是社会新秩序的重要一极。新现象与文化症候为我们想像未来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我们的思考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如果媒介能够主宰社会形态的建构,那么媒介虚拟的原则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由媒介来虚拟一个意识的世界,它将按照什么组织方式来建构一个整一的意识世界?而且,就算社会已经碎片化了,每个碎片是否都要有自己的组构原则?如果新媒介仅仅提供了某种力量和可能性,那么这种力量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似乎要要在一个现代的背景下才能被表述。但我们如果处于现代的语境下几乎无法真正表述后现代的状况,而当我们完全后现代以后也将失去对后现代(自身)的意识,从而无从言说和界定。这也充分显示了当代文化和传播研究的吸引力和悖论困境。我们正处于一个混杂的时代,面临着尴尬的处境,仅仅赋予时代某种命名是远远不够的,真正

理清时代各种力量和可能性的复杂关系才是正途。
上述问题正是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詹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2] Jean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 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3] 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4] 拉雷恩.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medi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postmodern culture

QIU Ge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few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TV and film have possessed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ization due to the incessant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culture, which leads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new media such as interne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m are as follows: the advantage of image, the rapid running of miscellaneous and massive information, and the extensive mutual impacts. The preceding characteristics take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complanation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life, the losing of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prevalence of the model of small-narra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consumptive culture and the new subjects. As a result, it objectively accelerates the appearance of a kind of the life sense and the currently named postmodern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thoughts, we are able to imagine that the new media may obtain a special and massive power which not only produce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ummy society, but also becomes the dominant erector of the dummy society in the complex development of the postmodern culture

Key words: new media; post modern culture; dummy society

[编辑: 苏慧]